

关于蒙古族祖先崇拜中女性禁忌的文化人类学考察(下):以科尔沁蒙古族的个案调查为例

娜仁格日勒

(内蒙古大学 外国语学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摘要: 女性禁忌是世界各民族中广泛存在的习俗, 特别在狩猎、游牧民族中尤为明显。蒙古族当中也流传着各种各样的女性禁忌, 通过祖先崇拜的各个侧面以及其它领域的女性禁忌的共通性及其特点, 可以发现祖先崇拜中女性被禁止的真正原因并不是由于女性的不洁, 而在于保护女性。

关键词: 女性禁忌; 蒙古族; 祖先崇拜

中图分类号: C912[.55] **文献标识码:** A

一、蒙古族祖先崇拜中女性禁忌的原因——女性保护

上述关于女性禁忌原因的观点, 可归纳为三种: 在狩猎中, 女性特有的气味会使动物躲远; 为防止动物亡灵的加害、保护女性; 祖先崇拜的女性禁忌是为保守氏族的秘密。

我们从祖先崇拜的角度, 对以上观点作一简单的分析。祖先崇拜与狩猎不同, 与气味并无关系。至于为保守秘密而排除女性的观点, 事实上, 历史上有女性参与政治、军事商议的记载。成吉思汗帝国成立不久, 帖卜·腾格里一时竟拥有与成吉思汗抗衡的势力。对于作出处决帖卜·腾格里的决断, 成吉思汗的皇后起了重要作用(《蒙古秘史》第245节)。有趣的是, 成吉思汗的皇后以前曾经被异族掠夺过。符拉基米尔佐夫曾就蒙古社会中的女性地位指出“‘家务’全部由妇人承担, 单纯的放浪生活所必需的物品由妇人生产。”“由于在经济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古代的蒙古妇人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相当重要的作用。远征时妻子随指挥者出征。”“成吉思汗的大札撒中也规定‘随军的妇女, 当男子从战场上退去的时候, 应该替之履行军务’”。^[1]这不限于蒙古族, 而是广泛存在于北亚以及中亚游牧民族中的普遍现象。^[2]发挥如此重要作用的贵族阶层的女性, 正如《蒙古秘史》第70节所记载的那样, 在与祖先的灵魂发生关系时, 依然要遵守禁忌。

所以, 可以说蒙古族祖先崇拜中女性禁忌的原因还未需深入探讨。笔者想借鉴乌诺·哈如瓦关于狩猎中的女性禁忌是保护女性的观点, 主张蒙古族祖先崇拜的女性禁忌的真正原因在于对包括祖先的灵魂在内的所有亡灵的恐怖, 是为了保护女性。当然, 遭受亡灵威胁的危险性对于男性也同样存在, 但有生育的可能性、作为人口繁殖的承担者的女性应该受到更多的保护。从下面的歌谣也许更易于理解这一点。这是将熊运进住处时唱的熊歌。它这样警告女人们: “可怜的女人们 小心 女人们 要小心腹部 保护你们的胎儿”。^[3]

下面, 笔者借鉴乌诺·哈如瓦的关于女性禁忌的原因在于女性保护的见解, 从对猎物的禁忌以及对于有妊娠、生育的可能性的女性禁忌更为严厉等几个方面进行考察。而且, 笔者将提出两点理由证明蒙古族祖先崇拜的原因在于女性保护的想法。

(一) 回避动物的亡灵

狩猎领域的女性禁忌特别典型地存在于对凶猛动物的接触方式中。在这里想着重看看狩猎结束后女性还要遵守一连串的禁忌的事实。乌诺·哈如瓦指出, 如果狩猎之前女性由于特有的气味而必须

遵守各种各样的禁忌是可以理解的话，那么，在狩猎结束之后依然存在的诸多的女性禁忌，就不是针对动物，而是对动物的亡灵的警戒。从森林搬运来的猎物避免通常的出入口，由帐幕的遮盖物的缝隙搬进住宅内。其原因在于女性使用通常的出入口。而且，女性还不得接触猎物。[4]很明显，这些不是气味的问题，而是女性为避免动物亡灵的报复，保护自身安全。

有很多报告指出，妇女在迎接从熊的狩猎归来的丈夫的时候，遮挡自己的面孔。这也是为免受熊的亡灵的伤害，保护自身的习惯。仅仅因为看到了活的熊而不会遮挡面孔，也没有那么做的必要。所以，并不是恐惧熊自身，而是惧怕熊的亡灵。

E·罗特·法鲁克提供了很多狩猎结束后猎人所进行的净化的信息。其中有不少场面使我们联想起蒙古族的围绕死亡的净化方式。狩猎结束后的净化与出发时相同，借助于火或者水以及雪等进行净化。[5]

对于蒙古族来讲，有可能带来灾害的危险的亡灵不仅是动物，还有死者的灵魂。送葬归来回到住处之前，用火、水等净化，搬运死者的工具也放置在外，长者为一年，短者为7日禁止使用，通过空气、风吹等以求净化。

（二）对具有妊娠、生育可能性的女性禁忌更为严厉

除了女性全体遵守的禁忌事项之外，有妊娠及生育可能性的已婚女性所特别遵守的禁忌。正如乌诺·哈如瓦所指出的那样，常常有一些禁忌，与未婚及年迈的女性无关而有妊娠及生育可能性的已婚女性必须遵守。西伯利亚的有些狩猎民族中，年迈的女性可以迎接从狩猎归来的男子，参与猎物熊的“接待”工作。[6]禁忌对年迈的女性变得缓和。

迄今为止，很多研究指出了禁止女性食用动物灵魂寄宿的部位的习俗。E·罗特·法鲁克指出“动物的所谓贵重的部分（头、心脏、肝脏），原则上只分配给男性。”“女性则绝不允许食用”，并进一步指出，在食物的限制上，还存在年龄阶层的问题。[7]事实上，这些部位并不是因为贵重的部分，而是由于动物的灵魂存在的部位而为女性禁止食用。

孕妇以及有妊娠可能性的女性的食物禁忌更为严厉。据乌诺·哈如瓦报告，土跋族(Tuva 或 Tywa)禁止孕妇食用熊肉。[8]E·罗特·法鲁克明确指出“关于女性的食物禁忌，根据年龄和社会等因素，会有很大的差别。少女与年迈的女人，即严格地讲还不是女人或者已经不是女人的那些女性，比已有婚约的女子或年轻的妻子以及孕妇要被优待”。[9]

蒙古族认为，孕妇不遵守禁忌，食用危险的部位，会导致堕胎或者畸形胎儿。而且，对于产后的妇女也有不少禁忌。平素不受限制的领域，产后则要求回避。例如，产后一定期间内，产妇被认为不洁，禁止接近水井以及碾子。直到最近，碾子以及水井被认为有神灵而被定期祭祀。[10]

以上，顺着乌诺·哈如瓦的女性遵守禁忌的原因在于女性保护的观点，考察了回避各种亡灵的现象。下面谈谈如何理解回避祖先灵魂的习俗，并通过两点论据证明蒙古族祖先崇拜的原因在于女性保护的观点。

（三）如何理解回避祖先灵魂的习惯

前述有关祖先崇拜的女性禁忌的表现中，有鄂尔多斯王公的夫人们看见成吉思汗陵殿时，遮盖面孔的习惯的报道。关于其理由，有各种各样的说法，笔者认为其中的由于成吉思汗是祖先，后裔的夫人不能以平素的面孔拜见祖先的灵魂的说法是合理的。即成吉思汗作为祖先，与其灵魂接触时采取某种防御手段，以减少危险程度。《〈蒙古秘史〉词汇选释》也提供了类似的信息。以前，鄂尔多斯的王公夫人途经成吉思汗陵殿前面的时候，用事前准备的帷布遮挡她们乘坐的车子，走过成陵这一段，才把帷布收下。[11]

作为防御手段的类似的做法，在狩猎熊的时候也会得到确认。即出迎带回猎物熊的男子的时候，女人们遮掩面孔。从这些做法中可以读取避免被动物亡灵或者祖先的灵魂看见的心理。是对死者以及熊的灵魂感到恐惧，从而逃脱的行为表现。

正如前节所述，一般情况下女性不拜访祖先的埋葬地。即使在远处以任何形式同祖先的灵魂发生关系都是危险的，所以不接近最为安全。然而，有时与祖灵的接触却不可避免。如果将避免参加送葬以及图勒希祭祀等习俗可以理解为女性保护自身的积极的防御手段的话，在与祖灵的出乎意料的接触不能避免的时候，遮掩脸面等做法则是一种应急的保护措施。

（四）女性能够参加的祭祀

笔者在这里基于一个报告进一步证明，女性不得不遵守各种各样的禁忌的原因基于亡灵恐怖的女性保护的观点。

与几乎所有的祭祀禁止女性的参加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有专由女性参加的祭祀。中国黑龙江省杜尔伯特自治县有个额莫斯·因·敖包（emes-ün obo ya: 已婚妇女称为 emes，被译为妇女敖包）的祭祀，专由已婚女性参加，在女萨满带领下进行。

该祭祀中，在敖包中央竖起的木干顶端悬挂一只木雕的鹰，用动物乳房作祭品。在女萨满带领下参祭者头向敖包，按圆形仰卧于敖包周围，片刻后全体坐起，一阵狂笑，然后围绕敖包跳古老的祭祀舞蹈。波·少布认为鹰是氏族图腾的标志。[12]

这个祭祀的全体参加者限于女性的特点值得注目。对于此，尼玛在考察包含在萨满教中的祈望人口繁殖的因素时指出，用动物乳房作祭品的习惯反映了女性对于人口繁殖的重要性，表现了祭祀的目的在于保障人口繁殖。[13]

从女萨满执行仪式来看，这个祭祀也许是萨满教的一种仪式。作为萨满的一种治病方法的安代舞，其目的也在于人口繁殖。[14]蒙古族的萨满教中，有很多这样的希求增殖人口愿望的特征的要素。

从妇女敖包祭祀来看，广泛流传的女性禁忌的原因在于女性不洁的观点，有一个不能回答的问题，即妇女敖包祭祀的同样神圣的神灵为什么不会被玷污。事实上，并不是由各种神灵决定女性能否参加，而是由女性自身来决定。她们并不是不参加所有的祭祀，而是不参加有可能遇见危险的精灵、神灵的祭祀。另一方面，她们却参加保护女性，有利于人口繁殖的祭祀，虽然这样的祭祀极为少见。如果将这个妇女敖包祭祀以及安代舞等理解为保障人口繁殖的积极方法的话，女性禁忌则不妨理解为其消极的、防御性的手段。

笔者还想补充一点。正如早已被指出的那样，女性禁忌的原因在于女性不洁、劣等的观念最为广泛流传。但是，在祖先崇拜的情况下，即使认为对于男性死者这种观念可以理解，然而在死者为女性时，女性之间不存在基于性别的优劣之差。而即使死者为女性，禁忌也被同样遵守。可以推测，真正的原因不在于避免亡灵被玷污，而是为了使女性远离亡灵，关注的不是亡灵而在于女性方面。与性别无关，亡灵的危險程度是相同的。即使死者为女性，禁忌依然被同样遵守。

二、结语

通过女性禁忌的考察，明确了对于蒙古族来讲，祖先的灵魂是有可能带来灾难的恐惧的对象之一。对于人口繁殖发挥重要作用的女性，为特别注意避免遭受其害而采取各种各样的方法。一般情况下，她们不拜访祖先的埋葬地，也不参与有可能与祖先的灵魂发生关系的事项，不参加为祖先进行的图勒希祭祀。在祖先祭祀中，女性参与的范围通常只限于不与祖先的灵魂直接发生关系的领域即准备图勒希祭祀中所需要的祭品。

然而，万一与祖先灵魂的接触不可避免的时候，则采用各种各样的应急手段。遮掩脸面、用帷布遮挡的习惯等以及从远方参拜成吉思汗陵墓的做法都是减少危险程度的方法。

为保护女性而从有可能与祖先灵魂发生关系的领域排除她们的习俗至今仍被保持，这一现象确实很有趣。由于藏传佛教的影响等因素，现在，不仅仅是城市，即使农村以及牧区，对于祖先的感情、意识有不少变化，特别是不能否定其中的爱的感情成分。“送葬有佛伴随”的说法也可以认为是其一个表现。虽然如此，祖先的灵魂最终依然被归入恐怖的范畴。无论生前关系如何密切，为避免受其危害女性要远离祖先的灵魂。可以认为，对于包括祖先灵魂的所有亡灵的恐怖感情是基于蒙古族的原本的生产形态。即由于游牧生产的移动性的特点，在蒙古族对包括祖先在内的死者的感情中看不到对死者的执著的要害。这是由于游牧的生产形态使人们不可能与死者保持长久的联结。基于此，包括对祖先灵魂的亡灵的恐怖观念深深地扎根在他们的意识中，即使在生产和生活形态发生了很大变化，变成定居生活的地域的人们信仰观念中，依然作为固定的因素被继承下来。像内蒙古东部生产形态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且受汉族影响，较多地区的蒙古族信仰中，固有的信仰要素仍然被根深蒂固地保持着。笔者认为这种恐怖性的感情要素是蒙古族祖先崇拜的固有特征。

笔者在借鉴迄今为止的研究的基础上，考察了女性禁忌的表现，并主要根据以下的论证认为蒙古族祖先崇拜的女性禁忌的原因在于女性保护。即虽然女性之间不存在基于性别的优劣之差，即使死者为女性，禁忌也依然被遵守；女性并不是回避所有的祭祀，而是参加没有危险、对她们有利的祭祀。女性禁忌并不是为了亡灵而是为女性自身的安全。在采用避免祖先灵魂的积极的方法的同时，接触不可避免的情况下，采取遮掩脸面、尽量远离等消极的防御手段。

参考文献

- [1]符拉基米尔著，外务省调查部译. 蒙古社会制度史[M]. 原书房(复刻原本昭和16年，生活书刊). 126-127.
- [2]江上波夫. 关于雅库特的游牧性质与原住地的考察[C].
- [3]乌诺·哈如瓦著，田中克彦译. 萨满教——阿尔泰系民族的世界像[M]. 三省堂, 1980. 378.
- [4]乌诺·哈如瓦著，田中克彦译. 萨满教——阿尔泰系民族的世界像[M]. 三省堂, 1980. 376-377.
- [5]E·罗特=法鲁克著，田中克彦，糟谷启介，林正宽译. 西伯利亚的狩猎礼仪[M]. 弘文堂, 1980. 170, 175.
- [6]E·罗特=法鲁克著，田中克彦，糟谷启介，林正宽译. 西伯利亚的狩猎礼仪[M]. 弘文堂, 1980. 168.
- [7]E·罗特=法鲁克著，田中克彦，糟谷启介，林正宽译. 西伯利亚的狩猎礼仪[M]. 弘文堂, 1980. 182-183.
- [8]乌诺·哈如瓦著，田中克彦译. 萨满教——阿尔泰系民族的世界像[M]. 三省堂, 1980. 379.
- [9]E·罗特=法鲁克著，田中克彦，糟谷启介，林正宽译. 西伯利亚的狩猎礼仪[M]. 弘文堂, 1980. 184.
- [10]笔者进行听取调查的村子，直到近20年，定期地祭祀水井以及碾子，但后来为机器所取代，传统的水井以及碾子均已消失，相关的习俗也随之丧失(白音套海嘎查被调查者B〔女，60岁〕，C〔72岁〕. 2001年7月).
- [11]鄂尔登泰，乌云达赛，阿萨拉图著. 《蒙古秘史》词汇选释[M].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0. 108.
- [12]波·少布. 蒙古风情[M]. 香港: 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2000. 272, 279.
- [13]波·少布. 蒙古族女性教包的文化内涵[J]. 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 2002, (5).
- [14]呼日勒沙, 等. 科尔沁萨满教研究[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98. 487-488.

Woman's taboo of Mongol's ancestor worship

Narangerel

(Foreign Languages College,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Huhhot 010021, China)

Abstract: Woman's taboo have been the worldwide folkways, and particularly seen between hunting people and nomadic people. This thesis will address the reason for the woman's taboo by analyzing the Mongol's ancestor worship, and show that women's taboo in Mongolia mean not the belief of woman's uncleanness, but rather woman's protection.

Key words: Woman's taboo; Mongol; Ancestor Worship

收稿日期: 2005-03-07;

作者简介: 娜仁格日勒 (1966—), 女, 蒙古族, 内蒙古科左中旗人。内蒙古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语言文化学博士。主要从事蒙日比较文化、蒙古族文化研究。